

ZHANG SHEN

我这八十年

——张深回忆录

张 深 著

我这八十年

——张深回忆录

张深
／著

自序



几年前，有亲友劝我把人生经历写下来，传诸后世。他们说，你这一生丰富且传奇，就这样带进天国去，未免可惜。我摆摆手，一笑置之。我一向认为自己是文事不懂，武事稍知，要用这支枪伤致残的手来握笔，无疑是重逾千斤。何况我不过是小城泸西的一个平凡老者，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自以为是写将出来，岂不是传谬后世、贻笑大方？

近年来，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精力不济日渐一日，步履蹒跚年复一年。那日扶杖出城，看着日薄西山，顿觉来日无多，心想，无论如何得给后人留个交代，遂听从女儿景雯的劝告，提笔写传。待

到伏案展笺，千头万绪又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掷笔长叹：这舞文弄墨之事非我之所能也！

一个秋夜，雨声淅沥中梦见童年。也是一样的冷雨青灯，曾祖母飞针走线，将一些破旧布头缀成我的秋衣，虽是千补百纳，却足以为我遮风避寒。梦醒之后似有所悟：一堆破布，曾祖母尚且如此珍惜，我这一生甘苦，岂能湮灭无闻？于是披衣坐起，信笔写来，直到现在。

这里我要预先告白于后人：我的这篇文章不可能写尽我所有的经历，也不可能详述我所有的感触。时过境迁，许多人和事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至多留下点模糊的背影。我只能钩沉往事，而无法稽考是非，且将过眼烟云、流年碎影勉力连缀成文，就像当年曾祖母缝给我的那件“百纳衣”，以此保佑张家后人不再受我之苦、我之痛，祈愿子子孙孙代代平安。

我从来认为，树碑立传之事，非功成名就者不能为。因此，我的这篇文章也就不敢妄称为“传”，就叫《回忆录》吧。至于文中粗疏谬误之处，已非我的精力、能力所能改过了。好在我的后人中不乏长于为文之辈，倘若有心，拜托代为梳理订正，在此我先谢过了。

张 深

初识于1988年秋

前 言

殷光宗

张深同志是泸西一位知名的仁人志士，是一位爱国爱民的革命军人，他自幼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在青年时期就发生了割臂肉疗父病的事例，他是一位孝子。

1929年3月，他20岁时与同学王飞熊一起奔赴广州寻找出路。考取了交通警察训练班，成为一名交警。他勤于学习和思考，勤奋自学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并精通粤语。

广州是民主革命的发祥地，民主革命的思潮和气氛很浓厚活跃。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播下了革命种子，影响着一代人的走向和成长。他看了广州起义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起义旧址，阅读了孙中山、林则徐与“五卅惨案”的书籍和资料，聆听了一些爱国志士英雄事迹的介绍，耳濡目染，激发启迪了他立志要做一个报效国家民族的爱国爱民军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抗日的影下，违抗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张深即相邀了几

位志同道合的义士参加义勇军，他们由广州直奔上海志愿参加了蔡廷锴、蒋光鼐所领导的十九路军，请缨杀敌，对日寇的侵略进行反击。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的妥协政策，抗日的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调往福建省整训，他随军到了闽南。

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建竖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旗帜，进行扩军反蒋抗日，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1934年1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十九路军及中国工农红军，十九路军被歼瓦解。斯时张深任代理连长之职，被蒋军俘虏后送浙江警官学校学习，他拒绝入学，并与云南同乡一起到南京报考黄埔军校，录取后分到洛阳分校学习。1935年毕业后被分派到东北军工作，东北军视他们为“沙子”加以排斥。后经原十九路军的团长介绍到贵州任九十三师新兵训练队的连付，当他看到这支部队的军纪作风不好，良禽择木而居，他又经友人介绍到贵州安顺地区保干班任副大队长兼中队长负责军训工作。由于他忠于职守，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器重，安顺专署改派他到紫云县任中队长，负责地方治安工作。他在紫云任职期间，对社会治安实行安抚为本，赢得四境宁安，匪患泯灭，老百姓称颂他勤政为民，清廉从政。

1938-39年他调任贵州兴仁专署直属中队长，奉命率队到兴义县清除匪患。滇南匪梟李绍宗是建水县人，曾为云南省长唐继尧招抚授予少将军衔。1927年“二·六”云南政变，唐继尧的部属龙云等四军长以武力倒唐，李绍宗曾奉唐命率部攻打龙云。唐继尧下台后，李绍宗失去靠山，龙云当了省长后即下令追剿李绍宗，李在云南难以立足，遂率残部溃逃至贵州兴义县境内，化名潜伏，继续作

恶抢劫为害一方。李绍宗被张部剿灭，龙云接报后特拨6000元银币嘉奖张深。他将该项奖金存于专员处，并向专员建议自己不要分文，可将该项款作为购制全大队官兵服装之用，所余之款奖励全体官兵。廉者不求非其有，不爱财的官在那时是凤毛麟角，这体现了张深同志的一生操守品德。

1940年日军侵占广西，与广西十万大山接壤的贵州望谟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偏僻县，交通闭塞，封建势力雄厚，土匪、土司、头人各据一隅，占地为王，情况十分复杂。贵州当局惧怕日军从这一薄弱地区侵入黔境，就遴选了深谙军事的张深到这不毛之地任县长。他到任伊始就在县务会议上表态，要当大家的学生，不当大家的县长，新衙门不染旧习气，欢迎大家提建议。他在望谟任职两年多时间，就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搞了些基础设施，修筑道路，兴教办学，开辟集市贸易，物畅其流，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实事，深孚众望。

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逼进贵州边境，由于官贪兵扰，地霸豪夺，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民不聊生，从而导致贵州爆发了“黔东民变事件”，贵州东部的十余个县爆发民变。当政者，有的人主张镇压剿办，有的主张剿抚兼施，张深则持独特建言，抚而不剿，他认为这次民变的实质是属官逼民反，何况日军压境，不能乱上添乱。之后，他率一个大队到肇事地区内寨进行安抚，允许主要参与人员悔过。“黔东事件”宣告平息，这一事件的平息体现了他为老百姓着想的爱民思想。

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攻占了贵州独山县，进逼都匀，贵阳陷入混乱。他作为一个爱国军人，眼看半壁河山沦入敌手，同胞流

离，国破家危，他心潮澎湃，义愤填膺，虽胸怀报国之心亦是孤掌难鸣。际此，他决心寻找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或其他抗日队伍，并写信与朋友联系，同时和同乡袁树森、李绍先共谋，一旦日军进入镇远地区，就这广大山区坚持打游击，并从思想上作好打游击的准备，决定先把家眷送回泸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已于1945年5月辞职回乡。他在贵州十余年，为抗日剿匪安民，保护老百姓生命安全，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当他弃职回乡时却是川资匮乏，囊空如洗，他实现了做个正派人，做个清正廉洁者的宿愿而感到内心无疚，心地坦然。回乡后他过着为生计而奔忙的常人生活。

1947年11月，泸西县长杨文定卸任，聂晶品接任泸西县长。1948年2月5日，泸西爆发了“旧城反蒋武装暴动”，聂晶品到任后于2月12日召开县政紧急会议，由友人推荐，聂特邀张深列席会议，会上县长力排众意，指名要张任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由县长兼，张请辞未获允准。原来他任自卫副总队长是由赵国徽同志活动请其族叔赵位北向聂推荐，其目的是把地方武装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以达到拆掉国民党顽固派赵鸿基的台，借以消除革命阻力。事实证实对后来县城武装起义起了一定作用。在处理旧城暴动问题方面，如果仍让赵鸿基掌握武装倒又是另一后果了。

旧城武装暴动后，县长指派他和张斐成前往山口村与宋纯学一起共同处理，他们与中共泸西地下党负责人赵国徽同志配合，按地下党的主张，采取缓解方针，以形式的运作方式应付国民党，达到不挫伤革命力量为目的而草草收场。

由于他女儿张景雯同志已离家参加武装斗争，他在处理旧城暴

动一案中不力，加之他与何现龙、赵国徽、张木天、任灿光等同志有联系和交往，为此引起县内外反动势力的疑虑，放出话说：“不拔除张深这颗钉子泸西便不会安宁”。张瑞岐、李艺圃同志将此话转告他，并力促他离开泸西避风，他到昆明住于朋友家。他走后赵鸿基又接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

1948年11月的一天，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杨萍（杨德华）同志在昆明找到张的住处，他俩用粤语交谈，杨向他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后对他说：“你是爱国军人，知你早有投身革命的志愿，且有军事知识，现在革命需要你，望你速返泸西，很快会有人和你联系”。几天后，何现龙同志的夫人张霞同志去找他，叫他回泸西参加反蒋武装斗争，并送给他一支自来水笔作为革命礼物。

1949年1月，中共桂滇边前敌工委在泸西成立“盘北指挥部”，张深同志任指挥部参谋，“盘北指挥部”指挥员何现龙同志命他和张瑞岐同志共同策动了泸西县城的武装起义，2月5日，泸西全县宣布解放。4月中旬，“盘北指挥部”在逸圃村举办军政干部培训班，他任军事课教员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队列教练。5月，“盘北指挥部”撤销后成立“边纵”四支队，他调任边纵四支队三十六团团团长。泸西县城保卫战后，他率一个营的兵力转移到陆良与国民党军进行战斗。6月，四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二支队，支队辖3个主力团，他任十三团团团长，那年他41岁，在全团指挥员中他是年纪最大的。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话不多，但一发言总能让人信服，头头是道，对问题看得透彻，有儒将气质。他与各级军政干部处得很融洽，与战友们亲密无间，能

吃苦耐劳。他常披一领羊毛毡活似一个牧羊人，大家都亲切的叫他“放羊老倌”，他常对全团指战员说，我们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投身革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大家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要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不管行军作战他都和战友们打成一片，全团上下一致，情胜手足。

每于战斗间隙他都要集中全团指战员，深入浅出地讲授军事常识，他说战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要隐蔽身体，发扬火力。他的军事素质，实战经验与指挥艺术受到大家的称赞。在支队党委的指挥下，他坚决执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与政治干部紧密团结，尊重政工干部不搞单纯军事观点。

1949年10月，在艰苦的反围剿、反扫荡战役中，二支队在盘江两岸弥泸根据地内线坚持与数倍于我之敌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十三团三天内只吃了一餐饭，（是夜间在弥勒西山区法雨哨村地下党组织群众为子弟兵做的饭），全团的指战员像挖煤工人一样，瘦黑的脸上仍闪现着坚毅的锐气。从龙海山到圭山、西山、东山经常与敌军犬牙交错，像捉迷藏一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战术就是走和打的战术。在一个月的战役里，我们以伤亡各一的代价用“牵牛出棚”的战术与国民党军较量，配合兄弟团，粉碎了敌军的围剿扫荡，根据地没有遭到大的损失，根据地群众给了“十三团的打手”（意即能打仗）的雅号。十三团能以劣克优战胜敌人，一是有党的坚强领导，二是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三是支队及团指挥有方，其次就是全团指战员紧密团结共同战斗，不怕牺牲的结果。

1949年12月28日，十三团解放宜良县城时，缴获国民党军陆军总部的几辆汽车，部队奉命由宜良向曲靖转移，在行军路上张团长

乘吉普车从后面来，他看到几位战士生病走在后面，就赶忙下车让病员乘车前行，他则和我们共同走路，他处处为战士着想，在生活上从团长、政委到战士大家都是苦乐一样，没有区别。

十三团建团后，在历次战斗中解放了三座县城，建立和巩固了弥泸地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以牺牲21位战友，伤8位战友的代价，共击毙敌军副团长以下170余人，伤敌军官兵136人，接受敌军官兵700余人起义投诚，配合兄弟部队十四团瓦解敌军3000余人，并于1950年1月18日解放开远县城，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张深同志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50年1月14日，经上级党委批准他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毕生追求的理想。他从一个立志报国的民主主义的爱国者，成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战士。

1950年3月边纵部队奉命整编，他转业地方，调任宜良县县长。宜良是新解放的县城，离昆明较近，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又是中共宜良地委、宜良专署，宜良军分区，炮七团及三十七师的驻地，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当时社会上一些散兵游勇及不良分子曾用红纸剪个五角星，粘在布帽上就冒充边纵战士行骗。他到任后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加强学习，立志清廉从政，在中共宜良县委的领导下，把一个纷繁复杂的县城治理得稳定有序。宜良坝子是粮食丰产地区，但受水利条件制约，涝灾多发，他动员各方力量全面上马，仅用70天时间就开挖了一条中沟，利于灌溉排涝。在平定宜良叛匪，保证征粮和减租退押工作中，他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较好的完成了工作任务。在禁毒、禁银等工作中他殚精竭虑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政绩斐然。

1951年7月他到省委党校学习，由于当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某些领导层以解放者自居，对中共云南地下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持不公正的评论和对待。老区来的干部提拔重用，“边纵”在部队的干部降级使用，不是本着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指导思想，新老干部团结共事，甚至错误的凭个别人一纸捕风捉影的所谓“检举”。张深同志就这样被错处。党校学习结业，他被莫须有的罪名无罪成囚送往监狱，送到嵩明佳丽泽农场，忍辱负重，蒙垢含冤劳改10年之久。弗兰西斯·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10次犯罪。

历史慢慢地从昏睡中醒过来，1963年张深同志被释放回家，家境窘困，食如悬磬，他备受精神和生活的煎熬，但他虽身处逆境仍然宗旨不泯，信念坚定无怨无悔不失气节。他因生活拮据，曾经到集市上摆摊卖菜。他对我说：“卖菜要短斤少两才能得利，我良心上过不去，卖了几天我就不卖了。”之后，他带着儿子到校场坝挖土制土坯卖，完全靠劳力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低水平生活，心地坦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1980年11月党组织为他的莫须有问题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按行政16级正处级待遇办理离休。正如布哈林在离开人世前对他妻子说：“阿纽达，你不要过于悲伤，历史总是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要胜利”。我们国家在建国后的十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展了频繁的政治运动，吞噬了许多忠诚的革命者的政治生命，使之蒙冤受屈，悲剧酿出了许多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而给一些机会主义的两面派人物铸就了往上爬的阶梯。政治运

动就像个大舞台，正反两面人的面孔都会昭然若揭。

1981年至1986年期间，张深同志当选为泸西县第七、八两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后选为政协泸西委员会委员、常委；政协红河州委员会委员。他对地方两个文明建设提出了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此间，我和他接触较多，在落实地下党“边纵”政策方面，他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为受冤的同志写了数十件证明材料，有拿不准的问题还征询我的意见。

张深同志对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虽蒙冤了30年，但他襟怀坦荡，心胸开朗，正确对待自己不幸的遭遇，保持革命者的气节。在身处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忍辱负重，刚正不阿，坚信真理，坚信中国共产党不会亵渎历史，他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值得后来者学习。1990年在他病入膏肓的期间，我多次去看他，我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我又是他的部属，原支队政委时任省人大常委常务副主任的祁山同志来泸西视察时，我陪他去看望张老，政委风趣地说：“我们是三个年龄台阶的战友”。他病故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对张老的一生坎坷之程撰了一幅挽联悼念他：

立志报国，曾经沧海难为水；

投身革命，风雨春秋心无瑕。

>>> 目录

CONTENS

第一章 张氏一门

- 2 家族源流
- 4 追记先祖
- 7 扶孤三代
- 11 吾父吾母

第二章 童年悲欢

- 16 遭遇后娘
- 18 大舅荣归
- 20 哀哉我祖

第三章 男儿之志

- 26 结婚前后
- 28 割股疗亲
- 31 广州之行
- 36 抗日军兴

第四章 报国其难

40 从军福建

42 坚壁清野

44 未败成俘

47 军校生涯

第五章 贵州十年

52 内战逃兵

54 羁旅贵阳

56 困留安顺

59 紫云匪祸

62 犁庭扫穴

69 兴仁任上

71 巨匪覆灭

86 望谟施政

90 重返兴仁

96 抚平黔东

101 保安司令

106 烽烟袭来

第六章 弃暗投明

112 血浓于水

117 归途遭变

121 赋闲家中

124 女儿婚事

127 “国代”闹剧

130 “旧城事件”

138 指路明灯

142 隐蔽待命

144 泸西解放

第七章 烽火岁月

148 邱北练兵

150 策应陆良

152 敲山震虎